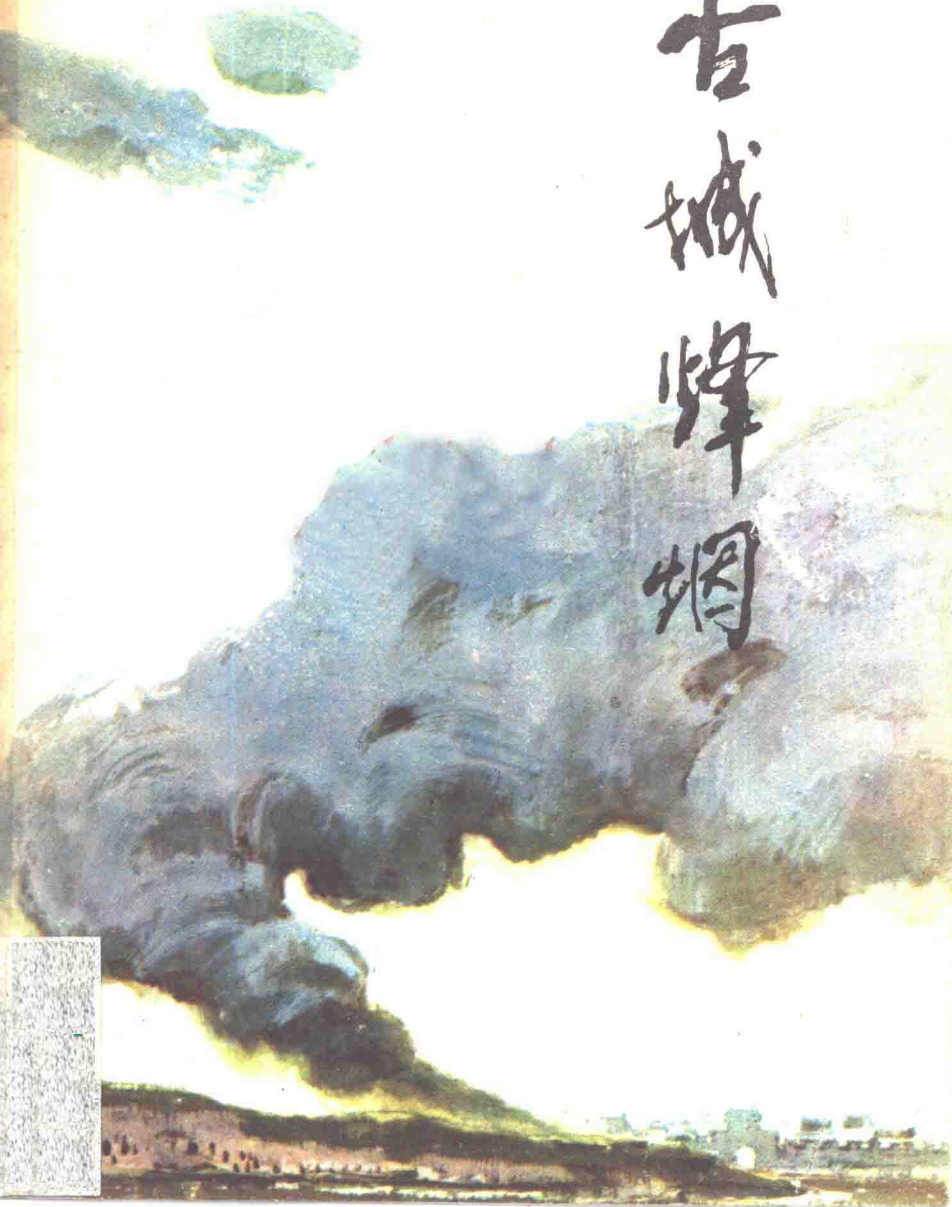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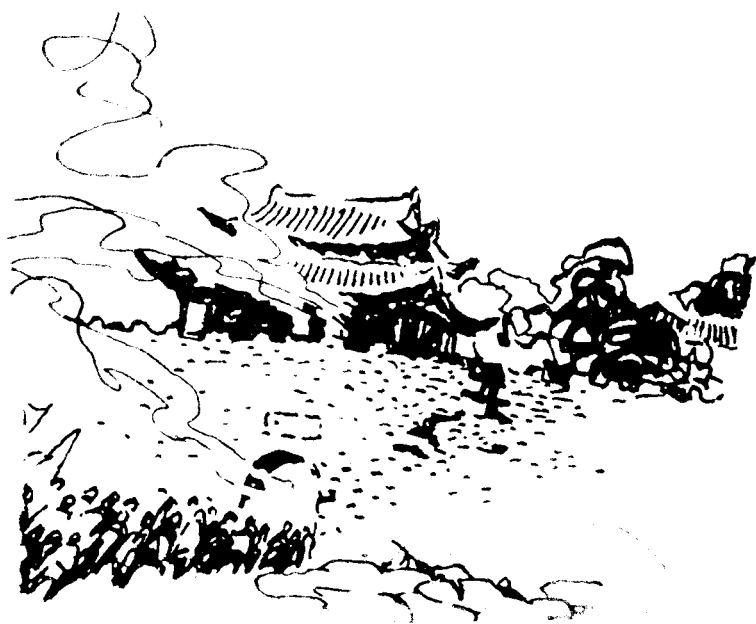


古城烽烟





古城烽火

古 城 烽 烟

侯献棕(执笔) 常汾天 朱一同

责任编辑 李 允

责任校对 齐 笑

河 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 南 省 经 济 科 学 发 行

787×1092毫米 32开 16印张 300字数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2,300册

统一书号 16105.302 定价 1.21元



内 容 提 要

《古城烽烟》是以我军一九四七年八月渡河南下，兵出豫西，到第二年三月首克洛阳这一阶段的历史为背景，而创作的长篇小说。

当时中共中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小说正是体现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既和陕北等战场相呼应，又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终于攻克古都洛阳的历史真实。全书着力刻划了严骏、石斌、侯玉峰等我军各级指战员的英雄群像，和以雷花花、柳洪为代表的城乡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对于敌人营垒中的各阶层人物，也写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故事曲折，语言流畅，引人入胜。

侯献棕(执笔)

常汾天 朱一同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兵临古城	(3)
第 二 章 小试身手	(18)
第 三 章 迂回前进	(31)
第 四 章 不欢而散	(47)
第 五 章 天津桥作证	(65)
第 六 章 深山行军	(86)
第 七 章 陕州“借道”	(97)
第 八 章 一双新布鞋	(111)
第 九 章 铁门枪声	(134)
第 十 章 恶魔漏网	(147)
第 十 一 章 布袋峪伏击	(169)
第 十 二 章 群丑乱舞	(175)
第 十 三 章 沸腾的山河寨	(190)
第 十 四 章 两进郑县	(211)
第 十 五 章 高寺激战	(225)

第十六章	“枪托上的尖刀”	(244)
第十七章	巧计诱敌	(255)
第十八章	舍身崖畔	(271)
第十九章	喜相逢	(289)
第二十章	除旧迎新	(303)
第二十一章	深入虎穴	(318)
第二十二章	春夜红灯	(345)
第二十三章	智勇擒俘	(365)
第二十四章	新课题面前	(391)
第二十五章	鼓楼壮歌	(423)
第二十六章	计取春晴阁	(443)
第二十七章	歼灭残敌	(462)
第二十八章	如此“成仁”	(479)
后 记		

楔 子

一九四七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一个初秋的夜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嵩山纵队突然出现在黄河北岸的王屋山下。他们是奉党中央之命，为实现毛泽东同志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伟大战略意图，即将渡河南征。

在浓重的暮色与夜雾中，滔滔的黄河水，奔腾咆哮着向遥远的天际滚去。岸崖上，一杆大旗猎猎抖动，隐隐现出两行大字：

人民战士请长缨 跨河南征缚苍龙

纵队司令员严骏和政委周明，神色严峻，立马河边。强渡先遣支队已经登舟，艄公、水手各自就位。配合强渡的根据地民兵，身背葫芦排，整齐地站在河边的浅水里。青纱帐里，炮群挺立，直视南岸的滩头阵地。

副参谋长路晖纵马而来，向严骏报告已和兄弟部队联系，一切按原方案执行。严骏点点头，又作了一些指示。路晖答应了，立即驰马而去。

人不喊，马不叫。数点寒星，时隐时现。百里河面，寥

廓深沉。严骏转身望一眼那山势险峻的群峰，问周明：

“你说，我们还会回来吗？”

“会的。”周明的语气是如此肯定，“不过，那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

严骏含笑点了点头。

这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凌空飞起，随即万炮齐发，敌人碉堡一座座土崩瓦解。等到敌人炮群开始还击，我们的船队已闯过中心激流，靠近了滩头阵地。我突击队勇士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前沿工事。敌人象潮水般反扑上来，但在我密集火力的阻击下，又成片地退了回去。勇士们乘胜追击，很快就粉碎了敌人的黄河防线。黎明时分，红旗插上了邙山岭。

审讯俘虏中得知，由于我刘邓大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蒋介石极为惊恐，除在九江口设立最高统帅部外，又调集各路兵力，准备围追大别山我军。洛阳守敌裘一翔，也已奉命率主力前去。根据这些新的情况，纵队党委决定，立即奔袭洛阳，坚决把裘一翔等从赴大别山途中拉回来。

第一章 兵临古城

—

秋阳西斜，天蓝云轻。发源于陕县马头山的涧河，在断崖深谷的束缚下，傍着陇海路，由西向东，迤迤而来。眼下虽正是秋汛季节，河水仍然很清很浅，映着夕阳，红艳艳的，象一匹五光十色的锦缎。

河南岸的田野上，庄稼一片绿，一片黄。早高粱已经晒米，晚玉米才冒稍甩缨儿。过涧河往北，地势逐渐升高，这已是邙岭山脉了。山上没有森林，除了历代劳动人民开垦出来的一点望天收的梯田外，就是一些散落在田头和崖畔的柿树、榆树和酸枣棵子了。“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就这么一块兔子都不肯拉屎的地方，却被多少帝王将相、豪门富家视为“风水宝地”，盼望着死后能在这里占一席葬身之地。

远处，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它告诉人们战争已经来到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这是一场由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挑起来的战争，而今，主动权却已完全转到了人民手中。

在邙山脚下的一道小沟里，坐落着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我嵩山纵队指挥所，就设在村头的一所独立窑院里。院子很宽敞，迎门是一盆缀满花簇的夹竹桃，墙根长着一蓬牡丹。靠沟沿儿，是一溜三孔窑屋。中间一孔，挂着有“闲人莫入”字样的蓝布门帘，密如蛛网的电话线，从这里伸向远方；从院子中央的老枣树上，游丝般垂下一根天线；微型马达嗡嗡地哼着，滴滴哒哒的电波讯号，从这里飞往碧蓝的天空。不断有人从涧河南岸飞马驰来，汇报或者请示一些什么以后，又带着新的命令，急匆匆向炮声隆隆的远方奔去。

洛阳附近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

靠左首的窑屋里，司令员严骏正斜倚在床上看书。院子里纷沓的脚步声以及隔壁参谋人员的呼叫，都未能使严骏分心，仿佛眼前这场颇具规模的战事与他毫不相干。凡是在司令员身边工作久的同志，都了解他的脾气：在战役发起之前，他能整日整夜地不睡觉，为了敲定作战方案中的一个细节，他反复核实资料，几次三番找侦察员、老乡或俘虏了解情况。等到战斗一打响，他便把指挥权交给助手，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达到方案所预期的要求。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或睡觉或读书，或找人在“楚河汉界”两边厮杀一阵子，对手往往是政委周明或者警卫员张勇；如情况允许，他还喜欢带着参谋人员和警卫战士朝前沿去。

日影沿着沟壁又移动了一大截子，窑屋里渐渐暗下来，

张勇要去取蜡烛，严峻摆摆手，直起身子，把手中的书合上，原来是一本《洛阳县志》。

副参谋长路晖走进来，看上去他有三十多岁，戴一副玳瑁框近视眼镜，有些文气，但更明显的是朝气和热情。他用右手食指推推鼻梁上的镜架，大声笑着说：

“战斗进展证明，洛阳敌人的守城主力确实不多。哈，河防团那个俘虏还算老实。”说着便动手在桌上做起沙盘作业来，“喏，这是洛阳城。”他拿起那本线装的《洛阳县志》，瞅了一眼，歪着头问道：“啥时养成的这爱好，想当历史学家？”

“现在还不敢。不过是入乡问俗吧。”严峻笑着，移身站到路晖对面，蛮有兴致地瞧着他摆布。

路晖没再说什么，把书本放在桌子一端，又重复了一句：“这是洛阳。”接着又把茶杯、墨盒、笔筒等拿过来，摆在《洛阳县志》的周围，并且各自给了名称，然后便兴奋地讲起来：

“事实证明，我们的穿插分割战术是成功的。二十四团已经顺利地占领了横跨洛河的老吴桥。二十一团全歼西郊七里河村一个加强营后，已经渡过涧河，抢占了小屯。另有我军一部直插西工兵营，正向西关外的营市村发展。赵剑的二十八团越过陇海路以后，石斌的八连正猛攻飞机场附近的金谷园村。照这样看，今晚零点以前，我们就可以直扑洛阳城下。”路晖收住话头，双眼直瞪着严峻。

从路晖一进屋，严骏已经猜到了他的来意。他很喜欢这个年轻的助手，脑子灵活，肯钻研，有魄力，但对于他眼前的想法却不能同意。严骏神秘地眨眨眼睛，笑问：

“再拿出一部份预备队投进去，对吗？”

“对，一鼓作气，拿下洛阳城！”

“可以再投进两个团。”严骏思索了一阵，缓慢地说：

“一定要狠狠地打，打出威风。但是，”他顿了一下，“不能同意你的第二步设想。你忘记了这个更重要的部份。”他走近墙上挂着的地图，在沙淮河流域和大别山四周划了一个大圈。

路晖哦了一声，自我解嘲地笑起来，随后便出去发布新的命令了。

严骏也步出了院子。他穿过村外的枣树林，顺着一道斜坡，登上沟塍，张勇跟在后面，和他相隔五六步。

严骏有四十多岁，宽额、寿眉，两眼透出温和的光芒，体格魁伟，穿一身和战士一样质地的灰粗布军装。他跨过一道土冈，信步登上唐代一位兵部尚书的大坟丘。张勇赶忙把望远镜递过来，严骏摆摆手。他两脚分开，左手叉腰，眯起眼，朝着炮声传来的方向瞭望。

坐落在沟里的指挥所已经很暗了，可是外边的太阳还老高。只见广阔的原野，高低起伏，似大海中的浪涌；涧河澄彻明净，贯串其中。再向远望，可见洛阳城楼的轮廓。在一带绿树和土冈背后，腾起一片火光，随着传来一阵沉雷般的

轰响；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也清晰可闻。

一阵得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只见纵队政委周明正朝这边过来。他刚去前边的几个作战师团转了一圈，还准备上炮团，看见严骏在这儿，便中途下了马。周明个头不高，墩墩实实，虽然才五十来岁，鬓边已见了白霜，一张热情而开朗的脸上，经常带着笑容。

两个人亲切地打过招呼，严骏便拉着周明在土丘顶上的乱草丛中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包和两片粉纸，卷了一支烟喇叭递给周明，说：“犒劳你一支。政委同志，谈谈这一次‘出巡’的情况吧！”说着，他自己也卷了一支。

周明点燃烟，吸了一口，说：

“一句话，情绪很高。不过我知道，这一会儿，你是有点头疼这个‘高’字的。”

“是呀，尤其是二十八团那个赵剑，还没过河，他就想着过河以后一下子拿下洛阳城，抓条大鱼；一个劲儿地给他那些愣小伙儿们搦风。”

“据我了解，有这种情绪的，不只赵剑一个。”周明说。

“对，还有一些。这些同志就不懂，打仗也和打铁一样，有重锤、轻锤和空锤。譬如眼下，我们扎的是重锤架式，打的却是空锤，这就要适当地降一降他们的热度罗！”

“不管这锤怎么落下去，饱满的战斗热情总是要珍惜的嘛！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引导同志们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

些。只有这样，这种可贵的战斗激情才能持久。”

“是呀是呀。”严骏深有同感地说，“这正是我同意你到前边去的原因。等到实施第二步方案时，肯定会有有人在感情上转不过弯子来的。”

周明正要答话，一个参谋跑来向他们报告，侦察科长郭大河回来了。

严骏的眼睛一亮，兴奋地说：

“这么快！走，回去看看。”

周明说：

“你们谈吧，我的‘出巡’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说着，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马缰绳，跃上马，朝左前方的炮兵阵地驰去。

严骏回到指挥所时，郭大河正在洗脸，一身江湖行商的打扮还没来得及更换。这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白净脸皮，浓眉大眼，全身都透出机灵和精悍。看见首长，他露齿一笑，慌着要到里边换军装。严骏拦住他，逗趣地说：

“就这样谈吧，经理先生，主要是看你带来的货色嘛！”

满屋人都笑起来。笑声一落，郭大河便开始报告他这次进城侦察到的情况。

我们在洛阳城下的第一声炮响，不到一小时，便传到了行军途中裘一翔的耳里。这一拳来得凶啊！在离洛阳前两天，他的“黑寡妇”曾多次飞过黄河低空盘旋，回来报告都

是：三百里以内，不见共军踪影。再说南岸还配有“顶得上四十万大军”的河防工事，所以他才敢放心大胆地朝大别山进发。难道共军是从地下冒出来，天上掉下来的吗？正当他进退维谷之际，蒋介石又从南京发来急电，命令他立即回师洛阳，务必将来犯共军一鼓聚歼，以确保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的畅通。于是裘一翔只得头尾倒转，急匆匆赶回洛阳。

当敌人的军车抵达洛阳站的时候，扮作行商的郭大河正在那一带活动。他亲眼看到敌人下车以后，一部分进了城，一部分开往四关，投入了“保卫洛阳”的战斗。郭大河没敢久停，立即赶回指挥部。

“看来敌人还是蛮听指挥的。”路晖高兴地说。

严骏说：“从现在起，实施方案的第二步。立即撤退，命令二十八团掩护。”

二

一阵激战以后，石斌的八连很快便占领了洛阳城西北的金谷园村。

金谷园，传说是晋代巨豪石崇的花园，如今却是天相依旧，地貌全非。花园踪迹全无，只剩下个荒凉败破的小村落。

石斌下达了原地构筑工事的命令，便抓起电话要营部：

“喂，我是石斌，金谷园村已被我完全控制。我的正面就是飞机场。喂，喂！”电话不通了。

石斌撂下耳机，一边命令人查线，一边鼓动身旁的同志们，说：

“都看见了吧，前边就是洛阳城。拿下飞机场，就能一嘴咬着包子馅儿了！该怎样表现，同志们多想想渡河前的誓言吧！”这石斌，说话和办事一样，喜欢干脆，别看小伙子才二十四岁，却是全纵闻名的英雄连长。

石斌的话音刚落，突然听见从一排的阵地上传来一阵没命的呼喊。他顺声跑过去，只见一个满脸血污的国民党兵抱头蹲在地上，一双惊惧的眼睛，瞅瞅这个，瞧瞧那个。指导员常松茂正耐心地给他讲我军政策。

一排长侯玉峰向石斌汇报了原委：一班的阵地在一块豆子地里，大家看着已经灌了荚儿的豆棵子，觉得挖掩体毁掉了怪可惜。副班长翟芒种想了个主意，建议把附近几具敌兵尸体拉过来，上边压些土，作掩体，既能少毁些庄稼，也免得尸体暴在那儿咯厌人。战士马通刚把一锹土压到就近的一具尸体上，只听噉的一声，那尸体忽地挺坐起来。马通一惊，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猫惊尸”，抽出大刀片就要劈，吓得那“尸体”连忙扑上去，抱住腿连声喊救命。多亏指导员眼疾手快，马通才没有闯乱子。

石斌走到马通跟前，点着他说：

“你呀，哪来的‘猫惊尸’，都是迷信。”马通嘿嘿笑着，没吭声。石斌又对一班长韩铁雷挥挥手说：“派个人押下去！”